

劍邪俠狂

上官云飞 著





天下女人多的是，不足为奇，奇在这三个妞儿不但生得俏，而且还会舞剑。可惜！她们美则美矣，舞剑却不高明。防身剑标准的尺寸，自锋尖至云头，不多不少全长三尺，非万不得已绝少用“砍”诀。她们不用点而用砍，剑轻力小，那位魏老大可能练有气功，剑砍在肩膀上，大概比抓痒重不了多少。

“哎呀！”三个小妞儿的剑，被崩得向上跳，三个小妞儿齐声叫，摇摇晃晃几乎跌下马。

魏老大嘻嘻一笑，伸手便抓。

三个妞儿骑术还不坏，一抖缰，马儿扭头掀蹄，分向两面急旋，魏老大的两只蒲扇大手，太短，没抓上。

后面的玉琦在小妞转圈坐骑的瞬间，可将她们的花容看清了，咦！真不坏！桃腮如脂，樱唇带惑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挺直小巧的瑶鼻，脸蛋儿任何一部份，皆是老天爷的杰作。

三个妞儿的脸蛋，看去都差不多，有点像姐妹。可惜身材已被轻裘掩住，但相信也同样的丰满诱人，老天爷既然给了她们一张娇美的脸蛋，绝不会吝啬得半途缩手，用根竹杆做她们的肢体，不会的。

她们的粉脸上，现出了惊容，想转身逃命。

魏老大两次落空，身后十一个大汉全都哄然大笑。他大环恶眼一翻，随即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！江里翻船，在指缝儿溜得了？我魏老大可不信邪。哪儿走？”

马儿向前一冲，追到了，伸手向最后一个妞儿小腰上一抄。

突然间，一根马鞭来势迅如电，毫无躲闪余地，只一眨眼间，便将他的右小臂卷住了。

“有话好说，老兄！”这时语音传到。

小妞儿的马已冲出一乘之地，但另一匹马却代替了她的位置。

魏老大无暇分辨马上是谁，救命要紧，猛地一带手腕，想翻掌抄住马鞭，他用了九成劲。

他不用劲倒还罢了，一用劲便觉浑身发软，臂骨若裂，立时凶焰立消。

他心中大骇，猛一抬头，咦！原来是一位俊美绝伦，像个大姑娘的小后生，皮手套中握着马鞭，鞭梢就卷住他的右小臂。

“泼刺刺”的蹄声骤响，冲上来两匹马，两名大汉一扬马鞭，想冲上解围。

一声马嘶，玉琦的马立即迎出，马鞭前伸，说道：“哥儿们，慢点儿，要想乱来，大家难看。”

两名大汉同声怒吼，一左一右向前一冲，两根马鞭“呼呼”两声，劈面便抽。

玉琦淡淡一笑，马鞭一拂，若无其事地说道：“下去！听话些。”

两大汉真听话，马鞭被缠，鞭上传来一股浑雄力道，震得他们虎口裂开，惊叫一声松鞭，人也分开两侧滚坠马下。

两匹马向两侧飞奔，拖着两大汉直奔出十余丈方行停住，要不是积雪甚厚，真够他们受的。

这时三个小姐儿的马，已经又转头到了茜茵身后，一字排开，她们的惊容早敛，怒形于色。

魏老大没挣脱马鞭，怒声叫道：“什么人？敢管我郑州魏老大的事？”

茜茵收回马鞭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在下乃是天下人，管的是天下事。请教，阁下为何欺负三个女流？”她变着嗓子说话，但也十分悦耳。

——魏老大恢复自由，又神气起来，伸手握住插袋上的剑把，气虎虎地叫道：“好小子！你要架梁子管闲事，以护花使者自命么？留下万儿，大爷成全你。”

茜茵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安静些，别动不动就拔剑，讲理嘛，倒有个商量。”

后面的九匹马，全向前一冲，九个人手舞刀剑，发出震天怒吼，向这儿猛冲而来，卅六只铁蹄溅起雪花，声势十分骇人。

所有的人全都是短兵刃，地方又窄，不适于骑战，施展不开。谁的人马多谁占便宜。

玉琦一声长啸，拔剑离鞍，飞扑向他冲来的两匹马。

魏老大怒吼一声，马向前一冲，急拔剑猛挥。

茜茵冷笑一声，马鞭飞舞，“铮”一声击中长剑，剑

飞抛三丈外。“叭”一声脆响，魏老大结结实实挨了一记狠着，从耳根到下腮，鞭痕显著，皮破血流。

他“哎”一声惊叫，向左侧一滚跌下马去了。

这一瞬间，两侧两匹马左右一抄，奔向那三名少女，并哈哈狂笑伸手要抓。

茜茵急忙圈转马头，狂野地冲到，左手一扬，一枚寒星飞射左方大汉，右手将鞭插好，拔出佩剑，向右方大汉急冲。

玉琦向前纵起，向下一落，右手剑一绞一点，右面大汉剑飞人仰，剑尖掠过耳旁，再向外一振，奇准地拍中藏血穴，如果是剑锋，那家伙脑袋准分成两片。这一拍力道虽小，但那家伙也吃不消，立时晕厥栽下马来。

左面大汉剑出“万笏朝天”，无数剑尖向上急吐。可是他突觉剑身一震，原来是被入抓住了，那一震之力，令他感到如中电殛，屁股蛋坐不住鞍桥，飞滚下马。

在同一瞬间，林中屹立着的那匹白马，突以奇快无比的速度，向后面的茜茵冲到。

茜茵的功力在风云五剑中，她算最差劲的一个，可是在江湖上而论，她却在一流高手中遥遥领先。

白马一冲到，她便注意到马上的白衣蒙面人，她感到那人的眼光似有依稀相识之感，心中一动。

她不知那人是敌是友，有何所图，直等到那人来到切近，手一伸，一缕指风破空锐啸，射下她的肋下章门穴，认穴奇准。

她恍然大悟，向前一伏躲过指风的突袭，一剑振出，

银芒飞射白衣人，并怒叱道：“是你这人面兽心的畜生！”

白衣人呵呵一笑，撤出一把金虹闪烁的宝剑，“铮”一声龙吟剑啸乍响，姑娘的剑被震得向外一荡。白衣人扣指连弹，劲道奇猛的指风连续飞袭姑娘胸肋大穴。

姑娘剑被崩开，只感到气血翻腾，几乎长剑脱手，但身躯晃动未犹之际，指风已临，她已无法躲开了。

“哎……”她叫声未落，章门朝门两大穴已被指风击中。

白衣人顺势冲到，雄健的白马一闪而至，他身躯微俯，伸手抓姑娘的手臂。

三名少女本已圈转马头逃命，突然惊叫一声。因为她们看到白衣人伸手去抓姑娘，也同时看到白衣人的头顶，一道剑芒已将临白衣人的脑袋。

玉琦一听后面姑娘叫骂，猛地向后倒飞。下面，马嘶震耳，砰然倒地之声十分沉重，那是马匹互撞的结果，人已不可能在下面活动了。

他的身法乍隐乍现，快得令人难以辨别是人是鬼，半空中转正身形，已距白衣人上空不远，长剑如长虹横空，指向白衣人的顶门。

白衣人耳听三少女的惊呼，同时也感到顶门剑气压体，他如果想抓茜茜，他自己的老命毫无疑问也得陪上，两者相较，他认为老命比一切都重要，猛地向下一伏，滑下马鞍，贴在马腹下，白马猛地一窜，狂风似地奔向路侧密林。

玉琦一击不中，也感到这家伙确是了得，他想追上将人留下，可是茜茵已被马一颠，向下急坠，要掉下马去，准被马踹成肉泥。

他向下急掠，伸手抓住姑娘的靴子，轻轻向上一带，奇快地将她挽入怀中，落在鞍上顺势冲出重围。

白马一入林，其余的大汉一声呐喊，呼啸着纷纷窜入林中，逃命去了。

地下，两个大汉被马踩得血肉横飞，还有两匹死马，和两匹无人控制的马。玉琦的那匹马就是两匹死马中的一匹。

三个少女坐在马上，相距约有十来丈，脸色苍白，向这儿惊恐地注视。

玉琦检查茜茵的伤势，发觉只是被点了穴道，大为放心，收好剑拍开她的穴道。

姑娘穴道一解，发觉整个人躺在他的怀中，一股男性的体温，令她血脉贲张，她没离开反而偎近了些，说道：

“琦哥，那无耻的畜生呢？”

玉琦急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神剑书生。”

“神剑书生？就是那点中你的穴……”

“那白衣人就是。”

“他的眼中神色瞒不了我，是他！他手中拿了金蛇剑，金蛇剑李芳也是他。”

玉琦哦了一声说道：“怪不得金蛇剑出现那晚，他不在客店内。”

“这家伙会易容术，会蒙面，哼！但他那双眼睛可瞒不了人，总不至于连眼睛也易掉吧？日后再也逃不掉了。”

玉琦低首沉思，似乎未曾见到逐渐接近身侧三位少女，不知他在想些什么。

三位少女已在两丈外勒住坐骑，中间那位最美年纪也略大些的少女，注视着玉琦怀中茜茜，水汪汪的大眼中突然透出一种难以捉摸，而且十分复杂的神色。但这种神色出现为时甚暂，瞬即消失。

玉琦突然抬头，看了三少女一眼，突然低下头，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姑娘说道：“茵妹，天地间易容术最高明的人，除了如虚人魔欧阳超之外，还有何人？”

姑娘也用传音入密之术答道：“除了如虚人魔，别无所闻。”

“如虚人魔的老巢在哪里？”

“在许州。”

“他与无为帮有来往？”

“正相反，与无为帮水火不相容。在许州，无为帮是唯一不敢建立分帮之地。”

玉琦摇头说道：“这就令我困惑了。”

“琦哥有何困惑，可否一说？”

“先前我怀疑如虚人魔与无为帮有关，也许神剑书生和金蛇剑就是他所扮，看来却又不是了。”

姑娘却转变话题说道：“那卑鄙的畜生，可能伺伏在我们左近，他会再次前来弄鬼的，下次他就难逃性命

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”

他俩人在用传音入密之术说话，三少女始终在一旁凝神注视。

玉琦再次抬头，看了三少女一眼，向姑娘说道：“四弟，打发她们走，我去收拾马匹。”

他扶姑娘坐好，下地拾起她的剑交还给她，自去死马上解下马包，搁在贼人留下的一匹健马上。一切收拾停当，方将死人死马拖至林中搁在那儿。

他费了好半天功夫，但三位少女仍在那儿驻留，茜茵竟无法将她们打发走。

茜茵自玉琦下马之后，策马向三位少女走去。

三少女年长的看去约有二九年华，另两人亦在二八芳龄，看茜茵走近，在马上低鬟一笑，年长的说道：“小女子姓池，贱名缣……”

茜茵淡淡一笑，打断她的话说道：“池姑娘，贼人已走，诸位可以走啦！”

池缣小嘴一撅，水汪汪的深眸一红，像要哭啦！说道：“相公容禀，贼人虽则走了，可是难免要在前途等候着哪！小女子家在开封府，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尚望相公俯允。”

茜茵原先对三个少女的水汪汪大眼甚有反感，尤其她们盯视着玉琦的神情，她更是一百个不愿意，可是当她们那凄然欲涕的可怜兮兮神情一露，她却心中一软，她还没做声，池缣已用颤抖凄切的语音接着说道：“小女子就住

开封城内，这次带小婢如芳如菊前往郑州外婆家度岁，这时专程返家中。日前在郑州街坊之上，遇上一个登徒子，竟然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，公然当街调戏，出言轻薄……”

茜茵见她一面说，一面眼泪滚滚而下，心中更是一软，便也柔声道：“好了，池姑娘，这些事区区一想，便知其中概况了。姑娘是要返回开封，要我们护送一程是么？”

池缣慌忙用小香帕儿拭掉泪痕，俯身行礼谢道：“小女子多谢恩公救命之恩，与慨然翼护返家之德，此恩此德，没齿不忘。”

茜茵被她用话扣住，推不掉啦！她心中大为后悔，却又不忍拒绝，只好说道：“好吧！好在是顺道，就送你到开封府。”

三位少女装腔作势千恩万谢，池缣又道：“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，尚请见示。”

茜茵心细如发，闻言一怔，这口吻不像出诸闺阁千金之口，倒像是老江湖哩。但看她们怯生生羞答答的神情，又不像嘛！

“区区姓谭。池姑娘，准备走啦！”

“谭相公，我们这就启程么？那位恩公呢？”池缣指着一跃上马，策坐骑走近的玉琦问。

“他是我大哥，我们同往开封，一同送你们一程。”

池缣向走近的玉琦灿然一笑，说道：“谭恩公仗义救了小女子主仆三人的性命，二公子又慨允相送返回开封，

此恩此德，深如瀚海……”

玉琦剑眉一皱，诧异地问茜茵：“四弟，怎么回事？”

茜茵苦笑道：“她姓池，两个小姑娘叫如芳如菊，正要返回开封，我无法拒绝，已答应送她们一程。”

玉琦恍然，笑道：“顺道嘛，理应如此。池姑娘，走吧！”

“多谢谭恩公……”池缣仍称他姓谭。

茜茵抢着说：“我大哥姓杨，不姓谭，走！”她圈转马头让在路旁。

玉琦也让在一旁，说道：“池姑娘请先行，请！”

池缣主仆三人一再道谢，方策马向东驰去。

玉琦与茜茵并辔后跟，他轻声说道：“这三个少女的骑术不坏，定不寻常。可惜小花子叔叔不在这儿，不然定可知道她们的来历。”

她俏巧地笑问道：“琦哥，你想查她们的来历，有何作用？”

玉琦脸一红，笑道：“你这丫头，胡思乱想啦！我看呀，她们看上了你哩，不然怎会情意绵绵地耽搁那么久？”

茜茵啐了一口，举起马鞭儿作势要打。两人轻轻一笑，跟上了前面三骑。

一阵幽香随风荡至，茜茵突然将蹄放缓，轻声说道：“唔！这香气不大正常。”

玉琦也轻声问道：“怎么不正常？”

“这不是熏衣的草木之香，而是龙涎掺和着香孤或者麝类浓香。”

“这有何可怪？香料本就是你们女孩子的专用物哩。”

“怪也就怪在这儿。”

“有何可怪？”

“这种香料，平常的大户人家，不易有。”

“有钱可使鬼推磨，瞧她们的穿着，恐怕是官宦人家的千金。”

“我不是指这些。”

“指什么呢？”

“是指池姑娘本身。这种香料，只有风流的少奶奶，或者金屋里的娇客，她们方使用此种香料。”

——“胡说！香料中有麝，少妇岂敢使用？”

茜茵粉面发赤，仍往下说道：“她们不会有儿女之忌的。这三个少女外表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却使用这种品流不高而价值奇昂的香料……”

“这并不奇怪。”

“并不奇怪？哼！八成儿不是……”

“不是什么？”

“不是……不是好东西。我们这次管的闲事，也许管错了。”

“错就错吧，反正一到开封咱们算是有了交待，管她们是老是坏？走啊，别替她们担心了。”

“我担心不是她们，而是我们自己……”

“茵妹，放开些，我们像并肩行走在地狱的边沿，无时不在生死一发的险境中，老是担心，早就担心死了。”

马蹄踏着碎雪，一行人进了中牟城。官道穿城而过，进入人烟紧密，但街道上行人不多的古城内。

大街之左一家酒店，高高地挂起一块大招牌：“太白楼”。门帘子深垂，食客不多，进出的极少。

走在前面的池姑娘，突然停下马，转过苍白的秀脸，嗫喘地说道：“杨公子，天气很冷，我……我饿了，可否在这儿进食，以驱奇寒？”

玉琦和茜茵确也感到饿了，同时马儿也该进草啦。他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！但池姑娘可方便么？这是酒楼哩！”

池缣苦笑道：“出门人哪管得了许多？还有两个时辰方能抵达开封，我真支持不住了。”

店中重帘一掀，出来了两个脸圆圆的中年店伙，和两个小厮，哈着腰下了台阶迎来，一个口中直呵着白雾，搓着手笑嘻嘻地说道：“诸位客官辛苦了，大冷天不好走，小店温暖如春，酒食之佳，全中牟敢夸独家，请光临一试，歇回儿暖暖手，请！请！”

玉琦下了马，说道：“楼上可有厢坐？在下有三位女宾。”

“二楼有高雅客厢，正适宜客官款待贵宾。”

两个小厮过来牵坐骑，玉琦吩咐道：“坐骑需上料，要荔豆，上好的。”

“客官请放心。”

玉琦和茜茵将缰绳交给小厮，小厮牵了池缣三匹马到

了阶下，让三位姑娘就台阶踏座上下马。

店伙掀帘往内请，亮声儿高叫道：“贵客光临，二楼客厢。”

店中暖气一涌而出，食物香味儿直冲鼻，柜台旁出来一个穿着围市，倒还洁净的店伙，含笑领众人上楼。

玉琦领先，打量店中景观。楼下宽大，约有廿副座头，食客不多，四角火盆发出阵阵暖流，气派不小，而且也十分洁净。

一行人上了楼，店伙将他们领入客厢。厢里是一副八仙桌，皮垫椅，洁白的台布，中隔以八摺屏风；另一边有两行太师椅，中隔茶桌，作为休息之用。

玉琦就桌坐下，接着三五名店伙进茶上杯，捧上炭火极旺的火盆，休息间和厢内四角，共进了六盆之多，整个厢座立即温暖如春。

难怪食客不多，看排场，贩夫走卒们根本不敢光顾，可能一席千金也不是异事哩。

玉琦和茜茵的百宝囊中，有的是金珠白银，宝钞到了中原更有大用，花得起，所以不感到奇怪。在这种通都大邑第一流酒楼之中，他俩的警觉心便松弛了。

客厢中暖和，池姑娘主仆三人的脸色，逐渐恢复红润，寒颤亦止。如芳如菊两婢女忙着替小姐卸掉披风，外裘，她们自己也卸了。

喝！外裘一卸，整个厢座热烘烘的气流中，充满了醉人的幽香，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

厢中窗门已闭，五盏宫灯光线柔和，可看清了三位少

女艳丽绝伦的容颜和体态，确是美极。

池缣的一头光亮青丝，梳了一个丫髻。这个象征待字闺中少女身份的发型，看得茜茜直皱眉。

她内穿绿底碎花窄袖儿锦袄，同色坎肩，流苏珠光闪闪，同色绣带儿，同色夹裤，下面是小巧的红缣鞋。由于是两截衫，小腰中有绣带绾住，乖乖！浑身曲线玲珑，三围惹火，令人心动神摇。

如芳如菊则同梳高顶髻，这是她们身份的标帜，狭领青地绣黄菊的窄袖衫，没穿坎肩儿，同色窄管长裤，显得十分俏丽。

三人在休息间内卸下轻裘披风，袅袅娜娜地出现在席旁，那情景真会令人心动神摇，香风直令人心怦然而动。

三人盈盈淌衽行礼，~~微略弧屏~~。

玉琦站起，微笑道：“池姑娘请坐。愚意认为，三位姑娘可另设一桌，在下兄弟在隔厢……”

池缣幽幽一叹，微喟道：“小女子主仆三人，视两位恩公如同重生父母，以一片至诚，亲近两位恩公，俾得免去心中余悸，且可一表心中谢忱。如果恩公见外，小女子只好告退。”她一面说，眼角的晶莹珠泪，一面缓缓淌下颊边。

玉琦心中一软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在下兄弟乃是草莽之人，恐怕有渎姑娘。既然不嫌，在下只好冒犯了。”

他击了三掌，厢门即响起三声轻叩。

他轻轻叫唤道：“请进！”

厢门一开，进来了两名店伙，含笑哈腰道：“客官请吩咐。”

“请即备筵，我们得赶路。”

“客官是要全席么？”

“如果来不及，随便来几味……”

“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小人这就准备，小店可于极短时间内，同时开廿席以上哩。”

“酒不需多，只来两壶。”

“天下名酒敝店皆备，悉听吩咐。”

“就来两壶竹叶清。记住，清浊的清，而非青绿的青，可别弄错了。”

店伙愕然，不知所措。

竹叶青，乃绍兴名酒，三年陈即名竹叶青。此地相去数千里，已是不易获得，何况竹叶青并不是什么美酒，谁愿意喝那玩意？

至于那竹叶清，来头大矣，可是没人吃过，听者也不是平常人，这酒名出典在汉张华的“轻薄篇”，内中有这么几句：“苍梧竹叶清，宜城九醞差。浮醪随觞转，素蚁自跳波。”

开酒店的对天下名酒当然不陌生，对书本上的古代名酒可就莫名其妙啦！

店伙瞠目结舌，钉在那儿啦！他话说得太满，可就下不了台了。

一旁的池缣突然微笑道：“杨恩公，开封府经常可运到香山酒，也叫碧玉露，确是名品，何不要他们取来一

尝。”

玉琦不信地问道：“真有洞庭君山的香山酒？”

“是否真品无人得知。据人说，确是从湖广运来，是否即是传说中的香山酒，并无考证。”

玉琦笑道：“据传说，那是不死之酒，世上要真有这种酒，世间可容不下这许多人哩。”

店伙讪讪然接口道：“香山酒本店倒有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他吞吞吐吐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只是每壶白银四两，约一席之资。”

“来五壶。”

店伙喏喏连声，仓皇而去。

全席，是逐一上菜。客楼每上一菜，自杯箸台布，一律更换，场面极为考究，第一道菜犹未上，店伙已恭恭敬敬捧着一个以云石雕成的名贵小口壶，小心地放在桌上。陪笑道：“请客官验封。”

壶口仅有一指大，壶塞为玉造，用碧绿色的胶泥封住，上面贴有封条，封条上写着：“岳州君山碧玉露。香山居素封。”

玉琦说道：“果像君山所产，打开。”

店伙剔掉泥封，扭开瓶塞，一阵酒香充溢全室，入鼻令人神为之爽。

玉琦并非酒徒，但在侍院穷儒的熏陶下，强将手下无弱兵。他无形中也有极深的品尝能力。

“好酒！”他喝彩。

另一店伙已奉上一只贵玉杯，斟上一杯。倒落杯中，